



## 姜道章

# 從軍記

民國三十七年五月我在武昌從軍，次年四五月間回到流亡在咸寧橫溝橋的襄陽師範學校，大約當了一年的兵，正值內亂時期，我所經歷的點點滴滴，說明了那時年青人不幸遭遇的某些方面，也顯示了我國軍隊一些不為外人所知的小事情。

農曆新年正月初一（陽曆1948年2月10日），我從漢口乘渡輪過江到武昌，住在初中同學魯之毅家，次日初二離開魯家，背着行李走到青山省訓團高中部報到，發給我一床薄棉被，是善後救濟總署提供的，住在民家，同學幾乎都是隨縣省立第三高級中學校的學生，隨縣人最多，只上過一次課，民家客廳當教室，木板牆當黑板，是一位隨縣的國文老師講《四書》中《大學》的第一課「在明明德」。伙食不好，量也不夠，勉強能果腹。記得初中部在附近的白鶴村，據說有些棗陽初中學生。那時正是過年時節，同學大家賭博，記得好像是擲色子，碰巧我贏了些錢。在青山我認識一位開小雜貨店的老太太，對我極好，曾在她家廚房下過麵條吃。



陰曆二月初，與表兄楊亞才取得聯繫，他叫我去漢川，我從青山坐船到漢川，那時他是漢川縣長傅良居的機要秘書，經他協助，受聘為漢川南河渡小學教員，教授五年級和六年級算術；有一位教體育的老師，也是棗陽人。我到漢川的第一天，亞才表兄帶我到一個理髮店剃頭，並替我買了一件白色襯衣和一條黃色褲子，第二天他安排縣政府一位職員護送我到南河渡。傅良居是棗陽人，當時有不少棗陽人在漢川工作，我小學的邱五峰老師也在漢川教書。不久，五六月間共軍逼近，南河渡吃緊，返漢口。青年軍 208 師在漢口招兵，簡章說可以升任軍官，並有出國深造機會，與同鄉數人商議決定聯袂從軍，包括姜岡本家姜書岱叔和南鄉陳德彬兄，我們全都錄取，過了兩三個禮拜，乘船東下，經南京下關，到上海，在上海換乘海軍登陸艇，出海北上大沽口。

登陸艇所載軍人，只有極少數是自願從軍的青年學生，大多數是徵召的壯丁，船在碼頭時他們被關在艙房，不得自由行動，開船後才可出艙，船經九江附近時，傍晚，光線昏暗，有一位壯丁投江逃脫，有人說他是賣壯丁的，江面很寬，距九江河岸甚遠，這位投江的壯漢，能否游到江岸，實難逆料，船上的人還開了槍，有人說他買通了有關人士，開槍是做樣子的，不悉確否？船到南京下關靠岸加水，停了數小時，我曾偕同鄉下船，在碼頭上散步片刻。到了上海，登陸艇停靠虯江碼頭，住了幾天，曾偕同鄉到外灘、南京路、四大公司和大世界等處遊玩，當時軍人乘公共汽車是不要買票的，不久乘海軍登陸艇離滬北上，經連雲港，停數小時，下午曾到街上遊覽，離連雲港，繼續北航。當天傍晚，天色昏暗，有一位壯丁不慎，掉落在海中，登陸艇在海上航行時，壯丁們可以自由行動，這位壯丁大概在船邊蹲著解手，被一位軍官看見，大嗓門呼叫了一聲，這位壯丁大概是鄉下老實人，嚇着了，一動身，就掉落在海中，登陸艇雖然繞了一個圈，也不見他的影子，就繼續航行。最後到河北省大沽口，我們下船，夜間搭火車，半夜經天津，天亮到豐台。



被編入青年軍 208 師第三團，原來在武昌招兵簡章說可以升任軍官，並有出國深造機會，實是一個騙局，我們當的是普通兵，連長浙江人，排長也多是浙江人，班長多是膠東人，同連受訓新兵多是湖北人，駐在豐台一個軍營，據說是袁世凱練兵的地方，也有人說是日本人的舊營房，那時正是中秋，受基本訓練，野外行軍訓練，曾到過盧溝橋和大興縣，大約過了一個多月，部隊從豐台開往灤縣，我們這一排被派守衛灤河鐵路大橋，我們住在灤河西岸的一個農村，過了兩個禮拜，一天清晨突然得到命令，說是有別的部隊來換防，接替我們，我們匆匆吃過早飯，即刻整裝出發，上路後才看見別的單位已早在路上了，部隊沿京瀋鐵路倉皇向西行，有幾分逃難的樣子，好像後面有敵人追趕似的，當時年少，不知事物，並不覺得可怕，那時正是深秋，沿途景色荒涼，村莊都是窮鄉荒村的樣子，只看到破舊的房子，看不到人煙，走了好幾個鐘頭，大家很餓，到了一個村莊，連長就命令大家休息，並暗示各人自行覓食，我也隨大家闖進農家，我到的一家，那家可說是家徒四壁，甚麼也沒有，也沒有甚麼人，只見到一位衣服破舊的老婦人，正像是杜甫三吏之一「石壕吏」中的「老婦出門看」，許多年後我才想到，可能已有先頭部隊來過，男人、小孩和年青的婦人等，必是躲藏起來了，我走進廚房，只見鍋裡有半鍋稀稀的東西，像是高粱小米之類煮的，我不忍心拿，也無法拿，餓著肚子歸隊，當然也有別人跟我一樣，我們見到一些年長的老兵，他們有經驗，個個都找到吃的，令人羨慕。不久繼續向前走，



52 下午天黑以前我們在一個村莊停下來休息，大家實在很餓，伙夫們殺了一匹馬，用鹽和醬油煮馬肉，每人分一塊馬肉，大約有半斤多，用髒手拿着吃，因為並沒有水可以洗手，也不怕燙手，而且吃得津津有味，這是我一生中惟一的一次吃馬肉經驗。古代也有軍隊吃馬肉的記載，《後漢書》公孫瓚傳謂中平（AD 184-189）中，公孫瓚軍為胡人丘力居等圍於遼西管子城二百餘日，「糧盡食馬」（見中華書局本第八冊，頁 2358），古今一也。吃畢繼續向前走，到了開平才搭上火車，到了唐山，我們的連下車後在郊區張思莊駐下。沒有好久部隊離開唐山，搭開往唐沽的火車，車到唐沽的近郊，我們就在半途下車，平原上很荒涼，沒有樹，班長叫大家盡量找有掩護的地方，趴在地上將步槍作射擊狀，大家才知道共軍已經追來了，天氣很冷，我趴在有一點點草的地方，並沒有甚麼東西可資掩護，夜間聽見零星的槍聲，有點緊張害怕，我也打了一槍，應該是無的放矢，多年後想到，還心有餘悸。第二天我們沿鐵路向唐山方向走，不成隊形，七零八落的零零星星，我看見一個傷兵躺在鐵路路基斜坡上，右眼眼睛珠子吊在眼角下，狀至可憐可怕，另一隻眼睛好像也看不見，我用一條我的祝君早安牌的新毛巾，包住他的雙眼，他直叫我老伯，口音像是河北人，跟我一樣，也是新兵，年齡跟我差不多，也許大我一點，我告訴他會有人來救他，說完我繼續向前走，當時沿途都是來往的散兵，後來走到一處集合了一些人，有一位長官對大家講話，記得他大聲說：「我們要為第一團報仇！」顯然第一團已經被打垮了，



我們是第三團，是新兵團，第一團訓練比我們久些，所以先應戰，給打垮了，死傷必多。那天下午我們撤退到塘沽，駐在民家，記得有一天我們班上一位孝感人，年紀比我小，在附近街上開槍打死一條狗，晚餐伙夫就燒狗肉，大家吃得很開心，那時伙食很差，前幾天在荒野，只能啃饅饅。



後來，我們這一班調到一條河溝的東南側，河溝的對面是一片空地，空地盡頭是一座紅色樓房，人們稱之為紅樓，可能是甚麼工廠，當時共軍已經到達了紅樓，大概人少，白天不露面，我們守住河溝，溝旁有一間類似碉堡的房子，我們這一班負責守這個房子，二十四小時全班輪流守衛，輪到晚上最辛苦，天黑只聽見對岸像是鐵鍬等工具挖工事的聲音，一個人守在那裏，的確有點害怕，天氣冷，腳凍的感覺像是腫了起來，每個人大約守衛一小時，沒有鐘錶，燒香算時間，每人守一炷香的時間，香平放在香灰上，有人就輕輕地吹香，希望香燒的快些，實在可憐。

不久我們這一班又調去守大沽砲臺遺址，海邊荒涼，有一天團指導員來訪，全班人都不在，只有我一個人留守，指導員問我有甚麼問題，我說吃不飽，後來傳到連長那裏，當天晚點，連長大發脾氣，把我嚇死了，還好沒人說出來是我，不然一定會挨扁擔打屁股，部隊在豐台時，曾有一位河北籍新兵逃走被抓了回來，一天晚點時當着全連官兵的面被打屁股，殺雞嚇猴，這大概就是當時中國軍隊控制官兵的手段。



不久，一天下午突然班長叫大家快整理行裝，倉皇離開，是說有別的部隊來接防，我們只跟着走，路上看到河溝水面上漂浮着一層汽油，有老百姓用瓢舀汽油，最後到了塘沽碼頭，坐小船登上停在岸外海上的招商局中興號輪船，這時才曉得要撤退，我們上船時，船上已經坐滿了人，我們是最後一批上船的，大家只好坐在駕駛艙前面的甲板上，人太多，加上行裝槍械，空間狹小，實是大家擠在一起，動彈不得，海面上有許多大小船隻，也漂滿了許多東西，後來我們的船發生傾斜，為了平衡，開始有人將東西丟下海，接着連機關槍迫擊炮都丟下海了，傍晚看到遠處岸上起火燃燒，有人說是儲油庫放火燒掉石油，燃燒了好久，半夜船起錨開船。據有關平津戰役資料顯示，據守塘沽的是國民革命軍第十七兵團部及第八十七軍等部五個師共五萬餘人，於元月十七日乘船南撤，我所屬的是第八十七軍的二零八師第三團。我追憶估計從海上南撤部隊應該沒有五萬人。

船到上海後，不少人開小差離開，其中之一是書岱叔，他知道六爺住在上海北四川路底，他離開前告訴我他要投奔六爺，部隊到上海的第二天他就離開了，到了上海，我們在一間澡堂洗澡，大家好多天沒有洗澡，也換了乾淨軍服，逃跑的人太多，部隊在上海沒有幾天，就轉到江蘇松江石湖蕩，我們這一班駐在當地一家民房。

1949年農曆新年間與同鄉數人偷偷商議，我們之中為首的是陳乃彬，他是棗陽南鄉人，是我們幾個人中最年長的，又多主意，所以大家一直都聽他的，我決定單獨一人脫離部隊，也就是開小差，回湖北家鄉，那時我知道我的母校湖北省立襄陽師範學校逃難流亡到武漢附近，打算回校復學，大家認為可行，叫我多小心。開小差就是軍人私自脫離隊伍逃跑，是一件極嚴重的事情，要是被發現，後果不堪設想，前面提到當時逃走的人很多，所以部隊不敢在上海久駐，在城市中容易逃走，有些心腸好的下級軍官和班長，也同情我們這些受騙的學生，可能裝作不知道。部隊駐在江蘇



省松江縣風涇石湖蕩，農曆新年正月初三（陽曆 1949 年 1 月 31 日）部隊要開拔去浙東，清晨趁眾人整理行裝慌亂之際，逃到附近朱橋顧子林先生家躲避起來，隨身只帶有少數心愛東西，包括一本武昌新亞地學社的《中國分省地圖》、小學時期刻的一個藏書用的橢圓形「首立」木質藏書印章、兩三張個人的照片，以及一條祝君早安牌的新毛巾，另外就是少量金錢，是當兵節省的，一小部分是同鄉陳乃彬等送的盤纏。逃入顧家後，主人顧子林先生，即刻叫我躲在他們家最後一間臥房的床後，部隊大約中午就走完了，再過些時間，我將我離湖北以來的事告訴顧家以後，顧家招待我吃飯，又送給我兩塊白色年糕，我將我的軍服給他們，他們給我一件上衣，一條褲子，衣褲太小，不合身，只好勉強穿上，到了下午換上便服登途，沿滬杭鐵路側步行，走到一座鐵路橋，附近沒有別的橋梁，我非經過鐵路橋不可，橋的另一端，有兩位守橋的軍人，阻止並盤問我，我佯稱是本地人，到親戚家去拜年，答話時佯作本地腔調，其中一人說：「這小子不像是本地人」，我聽他們的口音像是湖北人，我就老實說我是流亡學生，現在要回湖北學校，他們沒有為難我，讓我過橋，真天助我也。天快要黑了，走到浙江嘉善楓涇鎮，見一家小店，就向店主詢問可否借宿一晚，店主同情我，就讓我晚上睡在他們的柴房中，房門被店主在外面上鎖鎖住，大概是怕我半夜逃走，還好，幸未失火，次日早上我向店主買

了一份早餐，餐後仍沿鐵路側步行，中午抵浙江省嘉善縣，購票乘滬杭特快車，初四晨抵杭州，在杭州曾遊西湖和岳墳，我並在岳飛的墳墓前照相留念。



那時杭州的情況已經很亂，火車站裏有許多像是逃亂的人，我買了一張到下一站的票，身上的錢就用完了，後來我注意到許多人都不買票，但我買的票也不能退，人實在太多，在人群中擠進月臺，開往江西南昌的火車，滿滿



是人，車頂上都有人，我根本擠不上去，後來勉強爬上火車頭邊上可以走人的窄鋼板上，鋼板外側有護欄，倒也安全，我和另外一個人就半坐半躺在鋼板上，天氣很冷，但火車頭倒很暖和，就這樣到了江西。

第二天清早只剩我一個人，另外一個人不見了，不知是否掉下去了，後來火車停在一個車站，路旁有很多賣飯的攤子，很多人下車吃飯，我已經有一天多沒有吃飯，實在很餓，就坐在一個飯攤吃飯，好像是賣頓飯的，吃完後，我沒有錢付，攤主很不高興，好像這樣的事經常發生，我就把一條新的毛巾給她，這件事我記得十分清楚，幾十年後還記得，人在絕望為了生存時，大概跟動物一樣，本能地甚麼事都會做，也顧不了尊嚴和羞恥。







大約在農曆正月初七（陽曆二月四日）左右抵達湖南長沙，我有一幅山水畫的照片，背面記載是陽曆二月十九日在長沙購買的。到長沙後，身無分文，兩天沒有吃飯，走投無路，在火車站看到招兵的告示，就去應徵，舊時稱當兵為吃糧，誠哉斯言！負責的軍官看我是高中流亡學生，就派我做文書工作，並發給我軍服，辦公的地方記得是在一個廟裏，距離長沙火車站不遠，我規規矩矩做文書工作，也因為我是自願應徵的，所以得到上級信任，我可以自由行動，下班後就到附近市區走走，後來關餉後，一天自己偷偷寫了一張批准了的假條，跑到火車站搭上開往武昌的客車，一上車心裏十分緊張害怕，中途有憲兵巡查，查問一位逃兵，年齡約四十歲，他大聲說：「你把我抓回去，沒有關係，今天抓我回去，明天我再逃出來。」態度滿不在乎，相當強硬，憲兵就沒再說話走了，我坐在附近雖然也鬆了一口氣，但是還是不放心，怕憲兵會盤問我，不久我聽見兩位流亡學生講話，是鄂北的口音，就過去向他們打招呼，原來兩人是襄陽高中的學生，他們知道了我的情形後，馬上說：「不要怕，沒有人敢抓你。」我知道那時警察對流亡學生都會怕三分，我胸前佩戴着襄師的三角形校徽，他們並告訴我襄師在咸寧橫溝橋，襄高在汀泗橋，車到橫溝橋下車後一問，一定可以找到襄師，高興不已，第二次逃脫也。

找到學校後，向學校報到，看見朱國政、李光雲、姜法佩、耿世光等老同學們，十分高興，吃過晚飯後，大家聽

我講述我離開襄陽、入省訓團、漢川教書、從軍北上、豐台灤縣、唐山塘沽、南下上海、脫離部隊、長沙停留、回到學校等等，大家聽得津津有味，夜深始散。在學校並沒有上課，曾經到鶴林寺背過米。

